

黛玉焚稿

——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阎秋霞逝世二十周年祭

石 宇

“孟夏园林草木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”，这一声腔委婉，声情并茂，声咽气恨的红楼悲曲“黛玉焚稿”，是白派京韵大鼓创始人白云鹏的代表作之一，也是其亲传弟子，继承人阎秋霞善演之作。

阎秋霞，原名陆淑兰，河北秦皇岛人，幼年被卖，命运多舛，“才离襁褓就遭了不幸，椿萱俱丧弃了高堂，既无兄弟和姐妹，只剩下一个孤鬼儿受凄凉”。十余岁在北京学艺，后拜白云鹏为师，出道后，一举成名。

阎秋霞个子适中，微壮，皮肤白皙，五官标致，颇具女人气韵的眉眼，魅力十足。演出时，喜着淡绿色舞台旗装，目光清澈，矜持高洁，面容清秀，略施粉黛，正色直观，不善斜眸，近观静水一荷花，远观出水之芙蓉。

“自存身份免得人轻慢，使碎了心机保得了安康”。邪不压正，由此使得人们心目中的阎秋霞，漂亮、欣赏、敬畏之。

阎秋霞台风端正，不卑不亢，善演的红楼金钗及古代女子群芳谱，无不切中美女们的心境，淋漓尽致地抒发，倾泻了她们各自的情感与幽怨。

“一篇篇锦心纷纷流春气，一字字怨柳愁花似泪行”。在大多人的心目中，对历代美女、淑女，无不欣赏她们的阴柔、示弱、娇媚的特征，在阎秋霞的演唱中，却着重表现出她们的不平、愤满、怨恨、情仇的一面。正是体现了封建时代女性的一种心境，切合时代特征，在共性中突显了个性。无论是林黛玉、晴雯、孟姜女、貂蝉，其刚烈的一面，都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。无不“神魂颠倒情思倦”，无不“彻夜无眠恨漏长”。力度较强，柔弱、缠绵、娇嗔、无病呻吟之显不足。可偏偏观赏者却不反感，欣然接受。这是为什么？百思不得其解后，恍悟，阎秋霞的天生质美，妩媚娇柔的容貌，平衡了她那微锁双眉，如歌如泣的倾诉，是一种魅力，一种外柔内刚、阴阳气合的魅力。“曾记得持樽把酒重阳赋，曾记得五美吟诗叹娇娘”。这应该是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吧。燕赵悲歌多慷慨，白云鹏悲中多见缠绵，阎秋霞则抒情中多现慷慨，这是她与乃师不同之处。

阎秋霞舞台上的演艺特点，除认真揣摩人物内心情感之外，窃以为和她的性格有关。生活中的阎秋霞，内向、不善交际、不论人非、不入俗流，话语不多，不掺和事儿，不谈自己的喜怒哀乐，也不问他人的柴米油盐，不记仇怨，性厚情憨，却难得一笑（舞台上，也是千金难买一笑），不得罪人，“每日里随班唱者胡厮混，我是自己酸甜自己尝”，别的一概不清门，一心只问她的京韵大鼓。人们说，她不好接近，有些高傲，别人对她的评说，

她不理解，“我饶是这等的谦和反说我狂”。

文革开始，她是名角，冠以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，而被大字报围攻。她不解，我唱的不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吗，怎么又归了资产阶级了。在第一次被拉上台批斗后，她感觉到奇耻大辱，激烈的政治大潮，使她感到厄运降临，丈夫的家族身份又高，家庭也受到了社会上的冲击。到晚来，认真清理了自己的藏物，架起了火盆，把收藏了几十年的红楼唱本，那是清文人韩小窗等绝美的诗词佳句。枉凝眉，杏眼情惜，一篇篇、一页页的撕下，放到了火盆里燃尽。手捧着一部精致的线装本“红楼梦”，一闭眼，一古脑地扔在了火盆里，火光突起，映红了她那风韵犹存却肤色苍白淌着泪水的面庞。

“悔当初我不该从师学句逗……，诗词歌赋也费尽了心肠，又谁知高才不遇怜才客……，看起来还是个不学的好哇，文章误我，我误春光……，不如将它消除尽，把一片刻骨铭心一扫光，香莲佳句消除尽，不留下怨种仇恨误闺房，黛玉焚稿就消除了孽帐……”。焚尽书稿后，她精神颓靡，几次欲想“回首重归极乐界，返本还原到了蓬壶”。

大地回春，生机盎然，阎秋霞也结束了她的苦难。但时光不留人，她多年的腿疾，最终造成了不治，截了肢，数年不登台，嗓音也有了变化，昔日舞台风光不再，可是，被艺术家精心打造的艺术品仍灵光再现。

六十年代，阎秋霞喜收四个弟子，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娄凝先出席并主持了拜师仪式。她倾注心血精心培育学生。四个弟子，李世明、赵学义、韩桂芬、刘志光至今均在继承白派艺术和曲艺事业上孜孜不倦，并有所建树。

阎秋霞于1988年离世，到另一个世界去会曹雪芹、韩小窗、林黛玉、晴雯们和恩师去了，他们或疾书、或吟诵、或歌咏……。

斯人远去，音韵尚存，聆听着那委婉中见激昂，低诉中又闻冲天怨气的黛玉焚稿、探晴雯等词曲声腔，与她珠联璧合，几十年与其合作的名弦师韩德荣、韩玉山从十指间流淌出的悠扬清越，婉转回肠的乐韵，得以偷心悦耳，思绪联翩。

但愿这优美典雅的词曲声腔艺术，不单只是老年人欣赏和怀旧，期望新生代的传承与受众面的发展。

阎秋霞，千古。

“现如今，诗与书都做了闺中的伴。下一回做祭文前去吊芙蓉。”

（责任编辑：高德钦）